

4

国 诗

GUO

SHI

224
外国诗(四)
WAI GUO SHI

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 186,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7\frac{1}{16}$ 插页 2
1986年2月北京第1版 1986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5,200

书号 10208·222 定价 1.50 元

目 录

塞弗尔特抒情诗选 (星 灿译)	1
保加利亚当代诗抄 (王昌茂译)	17
北欧情诗选 (石 默译)	32
聂鲁达情诗选 (程步奎译)	51
米斯特拉尔抒情诗选 (王央乐译)	65

德国表现主义诗选 (绿 原译)	79
诗五首 (方 敬译)	103
塔索抒情诗六首 (钱鸿嘉译)	109

罗森塔尔诗选 (袁绍奎译)	117
葛雷诗二首 (顾子欣译)	121
加拿大当代诗选 (汤 潮译)	130

玛丽娜·茨维塔耶娃诗选

(苏 杭译) 142

玛丽娜·茨维塔耶娃的诗歌

(伊·爱伦堡作 苏 杭译) 149

《没有主人公的歌》(节译)

(安娜·阿赫马托娃作 陈耀球译) 160

安娜·阿赫马托娃

(科·楚科夫斯基作 乌兰汗译) 175

《人类朦胧时代》序

(库尔特·宾妥斯作 朱雁冰译) 199

塞弗尔特抒情诗选

星 灿 译

雅罗斯拉夫·塞弗尔特(1901—)是最受欢迎的捷克斯洛伐克当代诗人之一，一九八四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塞弗尔特十九岁时，就以他的第一部诗集《泪城》蜚声文坛。诗集倾吐了一个城郊工人区穷孩子的怨诉、愤懑和希望的激情。在此后的动荡岁月中，他始终不渝地和人民同悲欢，共呼吸，从事创作活动，在纳粹蹂躏他的祖国的时候，他更是悲愤激昂，唱出了仇恨暴虐、反抗侵略者、保卫祖国的最强音。六十多年来，塞弗尔特发表了近三十部诗集和几部散文。他的诗歌大多取材于平凡的日常生活，质朴而又深沉，且具有浓郁的抒情色彩，跳动着一颗感人的赤子之心。人们称他为“真正的民族诗人”。

这次选辑他的十四首诗以飨读者，其中“泪城”、“城郊的孩子们”选自诗集《泪城》，“窗旁”、“给妈妈的第一封信”、“牵牛花”、“小提琴”、“妈妈的镜子”、“紫兰花”选自他最著名的代表作《妈妈》诗集。

紫 罗 兰 花

“下次别再乱花钱啦，
告诉我，这又费了多少？”

妈妈这几句话，我已记得烂熟。
她总是这么节省着一分一毫。

“你还不如拿它去理个发呢！”
这我知道，她也许还会添上一句：
“明天你又该要个练习本了。
叫我到哪儿去弄钱啊，
如今连一个铜板也不该乱花掉。”

我硬让妈妈收下了
这束蓝色的春花。
她用亲吻回报我时，
嘴唇微微颤抖：
“儿啊，我已经老了。”

她每年为这生我一次气，
后来才慢慢地习惯。
当她不小心打碎了花瓶，
便把这束姣美的小花
插在一只小小的芥末瓶里。

墙外钟声敲响，
死一般的静寂使我惊慌。
妈妈的脸颊蒙上了白布，
无声无息地躺着；
她的两腿僵直，
裙子垂落在地上。

我去掰她的手，僵硬冰凉，
手指紧扣在掌心上。
我又想把花束放到她的手里，
这已是最后一次了啊，
可是——她却紧扣着指头不放。

妈妈的镜子

一面镶着椭圆金框的镜子，
背面的水银已经渐渐剥落，
几乎照不清楚人的模样。
妈妈的半辈子呀，
都曾用它来照着梳理头发，
她是那样地秀丽端庄。

镜子挂在窗旁的小钩钩上，
它瞧瞧我，看看你
怎能不舒坦地微笑？
妈妈曾是那般欢乐，
一丝皱纹也不曾有，
即使有，也为数不多。

她常在小磨房里
哼着华尔兹舞曲，
还和爸爸一起，幸福地跳上几步。
当她追忆青春年华，

便忍不住啊
瞥一眼闪亮的镜子。

她从梳子上摘下脱落的头发，
把它缠成一个小团儿，
这就是啊，炉火吞噬的可怜的加餐。
当她把发团往炉门里扔时，
我看到了妈妈两鬓眼角旁的条条皱纹
——一把张开的小褶扇。

天长日久，镜框变了形，
镜面开始裂了些小缝，
它里面渐渐发了霉，
后来，终于破成了两半。
妈妈就用这面破了的镜子
继续梳理着她的鬓发。

时光飞逝，妈妈的头发渐渐斑白，
她已经不再去照镜子，
习惯于呆在僻静的地方。
每当有人敲门，
她便匆匆走了出来，
系着一块黑色的头巾。

如今，我又走进屋来，但我心绪不宁：
谁也不再站在门槛边等待，
谁也不再将我的手掌握得那样紧，

我不知所措地四下顾盼：
那面镜子仍旧挂在墙上，
可我看不清它，泪水模糊了我的眼帘。

给妈妈的第一封信

我想好了：把信放在镜子上，
要不——放在针线筐里。
可是真糟糕，我这会儿还不知道，
该写些什么，从哪儿说起。

“亲爱的妈妈，”
我含着笔头，
使劲地想啊想，
大空白纸在等着我的字行。

“今天是你的节日，我祝你——”
“你”字的头一个字母要大写。
瞧，我已经有了第二行！
快把下面的字写上：
“幸福”，“幸”字先写一小横，
“和健康！”——可再往下，不会啦！
脑子里乱哄哄的，
小字儿歪歪斜斜，很不象样。
我把纸撕了，揉成一团。
妈妈正在摆弄擀面杖，
做着香喷喷的点和面包，

我急中生智摆脱困境，

飞奔到妈妈身边，妈妈把我搂在怀里，
她用眼睛默默地询问我，
又用沾满面粉的双手，
把我从地上高高举起。

小 提 琴

我学拉小提琴约有一两年，
那些日子我真是又恼又焦急。
我诅咒过你，
你也报复了我，
用那发自琴箱深处的
刺耳的呻吟。
幸好如今我已把你
包在一块绿色的呢绒布里。

每当你的声音太难听，
我便按住你细长的脖颈。
我真恨不得用块重重的砖头
把你砸烂，
再把你的小提马、指板和边板
踩碎踏平。
这琴啊我总也拉不会，
我对它只有粗暴任性。

它躺在破烂堆里，
很快沾满了灰尘。
过些时候，我迷上了别的玩艺，
再也不去理它，
只是为这永久的音阶的折磨
微微感到痛惜。
后来，琴儿破烂不堪，
弦，也断了。

我已经懂得：这是罪过，
为这事，我一直内疚。
如今，我多想怀着感激的深情
去亲吻妈妈的手！
那一回，正是她买了这把小提琴，
虔诚地把它带回了家。
啊，荒废了的岁月！
听，琴声在响，有人在演奏！

我忆起了孩提时代，
也许，岁月使他变得聪慧。
轻巧的弦弓
竟然奏出了悦耳的高音。
它在弦上跳动，
又柔和地落在弦上。
是谁从我的背后
用手捂住了我的眼睛？

这是谁？我哪知道。
只听得有个悄悄的声音：说出我的名字吧！
我的头就枕在你肩上呢！
我多愿能够说出它啊，
可我缄默得象个哑巴。
亲爱的小提琴啊，我只想请求你，
原谅我！

牵 牛 花

路边壕沟旁，
爬满了长长的青藤，
小花杯里盛着一滴甘露，
献给你润润嘴唇。

路人的脚步顿时变得轻快，
仿佛尝到一杯名贵的美酒琼液；
过路的孩子说什么？他感到了：
是妈妈在呼吸，散发出沁人的香气。

水 井 · 小 鹅

不论严冬，还是盛夏，
水井总在甜美地歌唱。

水井啊，请把这支歌儿教给我！
叮——咚，听见吗，我这歌儿？

一群小鹅踉踉跄跄
迅跑在春天的草地上，

你若从高处俯视它们，
仿佛一片盛开的蒲公英。

窗 旁

春来了，路边的树儿
迎着春光开了花。
妈妈静默无声，
脸朝窗外，泪珠儿滚滚淌下。
“你为何哭泣，为何悲伤？
告诉我，你这般难过为什么？”
“我会告诉你的，会告诉你，
等到有一天，树儿不再开花。”

雪纷飞，冰霜冻在
玻璃窗上。
窗外一片阴沉，
妈妈倚窗编织着什么，
两眼噙着泪花。
“你为何哭泣，为何悲伤？”
“我会告诉你的，会告诉你，
等到有一天，不再大雪茫茫。”

柳条哨^①之歌

茅荑花儿四处飞飘，
春天匆匆来到灌木丛梢；
老母鸡翼下扑出一群雏鸡，
饿得唧唧唧唧直叫。

上帝啊，但愿它们中最小的一只
也能在你光照的大地上觅到谷粒。
只有人才能在艰难岁月中
靠梦想与希望充饥。

三 月

请再向冬天道声好，
再向溶雪鞠个躬！
半边儿春天已从高处落到我们这里，
瞧那地钱花开，蓝色的风磨在转动。

好象刚从床上爬起的孩儿
睁开惺忪的睡眼，
在白蒙蒙的晨曦中
望着妈妈的面容。

① 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农村，每到春天，孩子们爱砍下一节柳条树枝，抽掉中间的硬干，留下树皮做成哨子吹着玩。

他那总也看不够的妈妈呀，
怎能不乐得对他微笑，为他欢唱。

泪 城

倘若世界能出现这般奇迹：
穷人的眼泪汇成滚滚江河，
这苦咸的泪水
准能把工厂、银行和宫殿冲走，
把街道、广场统统淹没；
这不停的哭声
准能把这座城市摧毁，
让它成为一堆夜半狼嚎的废墟瓦砾。
但愿耶利米^①圣人再现，
为这座城市痛哭悲歌。

人皆有心，即使是一颗残酷的心
也会有它宽恕一切的惬意时刻。
我虽然满怀忧伤，他人痛苦更甚。
我的生命之城，欢乐之城，悲痛之城啊，
我没有别的办法，
只好原谅、宽恕你的一切。
铮铮铁骨的人们，
怀着深沉的信念：

① 据《圣经·旧约》，公元前五八六年，耶路撒冷城被摧毁时，希伯来预言家耶利米曾为之痛哭悲歌。

铲除不平的光辉时刻一定来到，
痛苦将变成欢乐。
就为了这个明天，
我真想今天就宽恕你，我的城市，街道和屋宇。
可是啊，即使我更加百倍地热爱你，
也不能宽恕你！
你那高耸入云的塔尖、了望台和烟囱，
竟然不给鸟儿留下栖息的地方。
我的智慧之心，
和风尘途中的鸟儿贴得更近，
让铁翼高高地飞向云端
直上勃朗峰^①和珠穆朗玛^②之巅！

城郊的孩子们

一间大病房里，
护士们就象舞蹈演员
在一个个装着头盖骨的瓶子间，
在一堆堆燃烧着病痛的火焰间跳舞。
我们这些城郊的孩子，
脸色苍白，半裸着身体，
病魔已将我们彻底制服。
城郊的贫困压在我们心上，
扇扇窗门却用陌生难懂的语言
对我们诉说着幸福。

① 阿尔卑斯山脉的最高峰。

② 喜马拉雅山的最高峰。

大夫戴着眼镜来到我们跟前，
他们的笑容顿时在镜片后面消失。
(这是一副蒙蔽人的眼镜，
也许，它还是不祥的标志)，
一见我们忧伤的目光，他的手在颤抖，
面容异常地愁苦。

可是，当他这般和善温柔地
抚摸我们，
真的，我仿佛觉得：
他就是朗特涅大师^①，高超的小提琴手，
我们就象一把把枫木制成的小提琴。
他随使用我们中间的哪一把
都能奏出一首欢乐或忧伤的生命之歌。

他逐个儿聆听了我们的声音，
当他发现：哪支歌儿也没拉准，
把把琴儿都已损坏走调，
便将我们仔细敲诊一遍，
在我们的根根肋骨之弦上轻声地演奏着，
唱着：
啊——，啊——
小伙子，快快把病治好。
待到全世界各城的大街小巷都开起音乐会，

① 相传古代布拉格的一位著名琴师。